



煙

他的身邊，總是圍繞著煙霧，以及濃濃煙味。

從我有記憶以來，爸總是抽著煙。無論是在家吞雲吐霧，或是在開車途中將車窗搖下點個菸，總之，就是跟那層縹緲和在一起。當我還小，那時常夾著煙的手指偶爾會嘗試碰觸我的頭頂，然而或許是因為那沾染附著於他指上的厚重煙味吧，那時的我總是急忙避開。他不曾因此責罵我，只是在我皺起眉心和鼻子、略帶嫌惡地抬頭前靜靜將手收回。

爸的同事們也抽煙，一群男人來我家聊天喝酒時，瀰漫著厚重煙味的客廳，籠罩在茫茫白霧中，熏得媽躲在房裡，緊閉著門。煙味於我的生活並沒有什麼特別影響，說是毫無感覺似乎也不貼切，只是，這股味道對我而言，應該是可有可無的。

媽討厭煙味，而且似乎已經到了憎惡的地步。她對爸抽煙的行為絮絮叨叨並不罕見，並一再以此對我發牢騷——那過於嗆鼻的煙味使她異常煩躁。那當初妳是怎麼接受的？我曾經想這麼反問，但後來想想還是算了。

長大以後，爸出現在我視線裡的頻率愈發減少。無論平日假日，從起床到就寢的時間幾乎完全錯開，若非那已儼然成為我們家一份子的煙味，我真的相當懷疑爸存在於家中的事實。

「爸爸的公司倒了，帳單先給妳媽媽繳。」這是爸在上個月跟我講的第一句話，他穿著袖口帶著些許不明污漬的前公司的工作服，拖著腳步，帶著一如既往的煙味上樓了。四樓的書房是他獨自睡覺的地方。

「這煙味真的是臭死了，妳不覺得嗎？」媽皺著眉頭，而我只是聳了聳肩。

「妳爸他說了什麼？」

「他說他的公司倒了，叫妳先繳帳單。」我如實轉達，只見她的臉上揚起了嘲諷的弧度。

「哈，活該！自以為很厲害，硬要裝成一家之主死撐著面子，結果現在……」我不想理解這句話背後的含義，於是不置可否，只將註冊費的帳單拿給她，就逕自走向房間。

於是我就這樣在書桌前呆坐著，黑筆在作業上隨意的撇了幾筆，內心的異樣感卻仍舊無法劃去。隨著年紀漸長，我發現自己的閃躲似乎並非出自對於煙味的反感，那麼究竟是因為什麼呢？

當天晚上，我做了一個夢。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－推薦獎

他的身影在白霧下暈開，看似模糊失真，在我眼中卻是對於他再真實不過的側寫。明明是觸手可及的距離，在白霧若有似無的阻隔下竟令我感到卻步。我擔心的並不是那團濃霧會不會將我隔絕在外，而是它是否會將我吞噬，讓我無法清晰辨認霧外的世界。

「欸，妳討厭煙味嗎？」那場夢過後幾天，某個朋友晃動著剛修剪過的髮尾，眨了眨清澈透明的雙眸，邊把自己吃不完的早餐塞過來邊問我。

「不喜歡也不討厭吧。怎麼，妳爸抽煙嗎？」我托著下巴看著她和那半塊看來甜得生膩的巧克力厚片吐司，腦中開始回溯有關她爸的記憶。沒記錯的話，她爸好像挺年輕的，想法也很開明。不過，我不知道他是否抽煙。

「他不抽啊，那個煙味感覺好臭喔，他說那是有年紀的人想要帥才抽的東西。」好像是這麼回答的吧，我也不是非常確定。那時我又放任自己的思緒再度兀自沈淪。

不抽煙啊。少了煙味，那多出來的空間，又有什麼對話能將其填滿？少了煙味，要怎麼替媽找一個埋怨我爸的藉口？少了煙味，那兩人獨處時近乎窒息的氛圍，又該如何轉移思緒？那孃孃細煙，在不敢正眼看向對方的當下，不就是僅存的依賴嗎？

我無法回答自己拋出的問題，無法想像爸手中超過五分鐘沒有香菸的景況。我的記憶畫面，總是聚焦在那隻黝黑的、食指跟中指之間夾著煙的右手。

那天我回到家，發現玄關的拖鞋只剩一雙——以前他都比我晚回家的。走上樓一看，爸正坐在客廳的沙發，身上的煙味只剩淡淡一絲，煙灰缸裡沒有任何煙蒂或煙灰。我走向另一個沙發，坐下。

緘默可以扼殺任何人順暢呼吸的權利，阻止任何對話的正常進行，我這麼想。我忽然懷念起帶澀的煙味，懷念起那陣細煙，懷念起他將香菸從嘴裡拿下時，嘴角流瀉出的些許笑意。

鬆了口氣。原來我真的不討厭啊，太好了。從升上國中以後，那是我第一次正眼看向他，他頭上雜陳的白絲令我愕然。沈默依舊，只是有些什麼的疙瘩已然無影無蹤。不知道有沒有久違的感受到我的視線，他只是維持著低頭的姿勢，良久後從口袋掏出有些磨損的皮夾，粗黑的手指拿出了一張五百元鈔。

「零用錢。」他說。

我愣了一下，搖搖頭。

他放在我面前的方桌上，我還是搖了搖頭。「我不缺錢。」

「之前都有給。」他的回答依然簡短。

「那就等你找到工作再給。」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溫柔，總之我索性將那張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－推薦獎

鈔票塞回爸的右手。
「記得別都拿去買煙。」

幾週過後，煙味又開始懸浮在家中。我當然知道，若是藉著現在這逐步改善的關係，只要我再多講個幾遍，或許能讓爸萌生戒菸的念頭，讓他離開那片朦朧，我也不必為了霧裡霧外的去留而焦頭爛額。不過、不得不說，我竟然開始喜歡上這股「家的味道」，開始覺得其實不必將煙霧給完全驅離，只要還能感受到彼此的確切存在就好。

今天回家，放下背包後我轉過頭，發現電腦桌上放著一張千元大鈔。
「有年紀的人想要帥，是嗎？」我愉快的笑了，暖意在心中發酵。那層霧確實正在逐步消散，讓我看清來者的輪廓。那是一個身材並不是很高大，帶著靦腆笑意的男人。

